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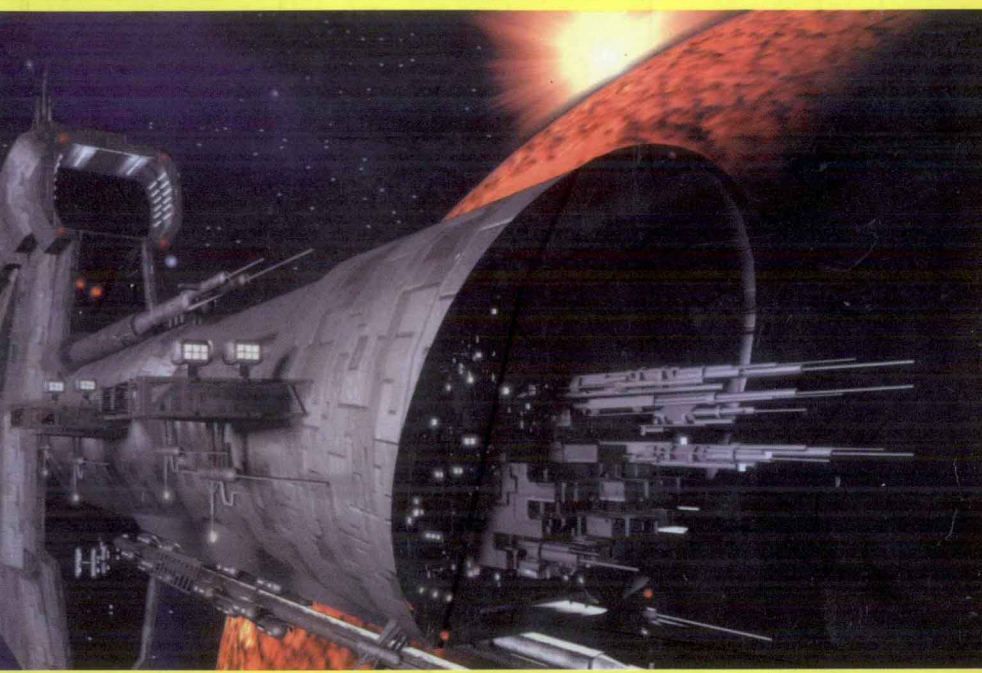


莫仁千禧最新科幻精品作

# 星际追杀



星际战队



## Science Fiction

莫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最新推荐  
极品科幻

莫仁 著

# 星际追杀⑦

之 星际战队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星际追杀:星际战队

作 者 莫 仁

责任编辑:陈 波

封面设计:周晓虎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

字数:320 000字 印数 1-3 000册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05-194-5/T·161

---

全书12册定价:201.60元 每册定价:16.80元

# 人名、机构名、地名 专用词一览表

## [人名]

**凌铠** 皇家飞船联队的军官,战斗特工。他受命于国政大会而飞往“航天—1”,拯救地球因污染和核灾难而即将发生的自毁。他在地球上活动时的化名是李杰,有时简称杰特。

**黑泽尔** 联合情报机构的军 负责“航天—1”和 451 处工作。他是凌铠的死对头,被其上司独孤望派到地球上破坏凌铠拯救地球的使命。他在“航天—1”上使用的化名有卡尔坦、因克思维和张强。

**独孤望** 联合情报机构的头目。为了阻止国政大会发现他企图推翻联盟帝国的阴谋,派遣黑泽尔去破坏凌铠的使命。

**雪儿女伯爵** 莫威行星上的雪儿伯爵之女,凌铠的情人。她在地球上的化名是乔伊,有时又称乔伊小姐,快乐小姐。

**欧阳一飞** “航天—1”的本地人。主宰着该星球的能源、金融、政府和毒品。

**上官云霞小姐** 全名为上官云霞·莫雷,精神病专家,欧阳一飞的情人。

**少剑雄** 黑泽尔找到的卡多尼尔细胞学家。他将监控器植入凌铠、雪儿女伯爵以及罗伯克大夫的体内,使黑泽尔能够他们的视听。

**多西亚王子** 根据民间传说记载,他在大反叛时期逃离莫威行星,

在“航天—1”上建立了亚特兰蒂斯殖民地。

**凌蒂** 卡多尼尔国最漂亮、最走红的娱乐女星，也是凌铠的胞妹。

**辛琪小姐** 即阿多拉·辛琪。德尔伯特·约翰·活克辛特的雇员。

开始是女同性恋性虐待狂。后又变成反对同性恋者。与陈瑞思·里克瑞思一起设计控制了尼多思维奇(黑泽尔)的生活。

**陈瑞思** 辛琪小姐的同性恋妻子。

**陈妮蒂** 地球上的一名不良少女。始而勾引黑泽尔，后到卡多尼尔国后，利用变童取得“陈妮蒂女皇称号”。

**莫炙麟** 在“航天—1”上活动的一名“机构”情报人员。独孤望派他和特伯一起协助黑泽尔破坏凌铠的使命。

**莫炙麟** 在“航天—1”上活动的一名“机构”情报人员，独孤望派他和特伯一起协助黑泽尔破坏凌铠的使命。

**洛塞尼** 黑手党头目，“索套”佛斯提洛·那卡提斯的大管家。

**周应波** 杀手。始被肖莫翰雇来追杀杰特罗·亚勒，后受雇于尼多思维奇(黑泽尔)，追杀雪儿女伯爵。

**易泽** 金融专家、无政府主义者，后被凌铠雇来建立和经营几家公司，以便为凌铠提供经济来源。

**罗伯克大夫** 即菲特斯·P.罗伯克，“机构”中的医生，细胞学家，凌铠动身之前曾由他查体。罗伯克推荐的基本地球食谱是啤酒和汉堡包。他以做一些荒庭不经之事为乐。后由黑泽尔带到地球上，进一步破坏凌铠的使用。

**“牛头犬”基塔** 狡诈的纽约市巡警。

**曾宇** E.D.U的公关先生，绰号是“快嘴疯子”。被肖莫翰雇来让凌铠“永垂不朽”的人。凌铠对曾宇的计划毫不知情。

**迈密·布姆** 曾经是夜总会歌手，后任凌铠在大西洋城拥有的“幸运发财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米丽** 黑泽尔在活尔塔尔国的女房东。

**慕林** 土耳其银行家，金融巨头，黑泽尔的基金管理者。

**高桀** 前海军陆战队爆破专家,多利昂黑手党的成员。他曾代替凌铠在帝国大学参加该学院的陆军后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课程学习。

**马斯比** 皇家飞船联队的情报军官,凌铠的好友。

**比各斯** 弗吉尼亚州的县秘书。他发给凌铠一张写着小欧阳一飞的出生证。在县府大楼被炸毁时,凌铠救了比各斯的命。

**摩提·马萨科诺维奇** 纽约市出租车司机,他教凌铠怎样在纽约开“英雄车”。

**“重拳”哈维·李** 弗吉尼亚一个不诚实的二手车贩。凌铠刚刚到美国不久,他卖给凌铠一辆凯迪拉克。

**斯珀克** 卡多尼尔耳目公司(一家电子产品商店)的老板。后被黑泽尔杀害。其微型电子装置被后者盗走并植入凌铠、雪儿女伯爵和罗伯克大夫的体内。

**尤今生** 索尔顿·格坦克斯买来当小妾及佣人的肚皮“舞女”。

**神童** 曾宇给凌铠取的绰号。为了设计陷害凌铠并取得轰动效应,曾宇找了一个人假扮李杰(凌铠在地球上的化名),凌铠对此一无所知。该“替身”名叫杰里·威斯特,獠牙凸齿,佩戴眼镜,与勒极不相像。

**小欧阳一飞** 独孤望为陷害凌铠而让他在地球上使用的假名,以此让凌铠引人注目并被杀死。

**肖莫翰** 欧阳一飞最得力的律师。

[机构名、地名]

**阿尔卡特** 土耳其的一个城市,联合情报机构在那里设有一个秘密基地。

**“航天一1”** 一颗被当地人称之为“地球”的行星。它被列入入侵日程表中,做为将来卡多尼尔国通向星系中心的途中停留点。它是黄矮星布利托的第三颗行星。

**莫威** 与“航天—1”相似的一个星国，凌铠和雪儿女伯爵的故乡，894M 民间传说即缘于此。

**卡拉伯** 卡多尼尔联盟帝国的一个行星。

**星际“机构”**设在卡多尼尔帝国的秘密监狱。凌铠和克拉女伯爵曾受禁于此。

**尼日威尔** 莫威行星上的一个省区，凌铠和雪儿女伯爵的故乡。

**柏坎提科** 欧阳一飞的地产，位于纽约的黑历城。

**卡多尼尔** 130 行星联盟帝国的政府国。由皇帝通过国政大会统治。凌铠执行使命时，它的皇帝是崇高者克林。帝国迄今已有 12.5 万年的历史。

**皇家飞船联队** 卡多尼尔国的精英太空战斗部队，凌铠的上级单位。“机构”对它很蔑视。

**皇家飞船联队** 卡多尼尔国的精英太空战斗部队，凌铠的上级单位。“机构”对它很蔑视。

**国政大会** 卡多尼尔国的统治组织。为了保证“入侵日程表”按预定计划得以实施，它下令凌铠出使“航天—1”，以免其自毁。

**多国组织** 易泽为了经营凌铠的公司而建立的保护组织。它位于帝国大厦里。

**联合情报机构** 简称“机构”，卡多尼尔国的秘密警察机构，由独孤望领导，其成员都是些罪犯。其徽号是一把倒置的浆，由于它看起来像个酒瓶，故其成员都被人称为“醉鬼”。

**外缘师团** 卡多尼尔政府的组成部分，据称“机构”隶属于它。

**卡多尼尔耳目公司** 卡多尼尔国的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黑泽尔从该店偷增了几盒尖端设备带到地球上。雪儿女伯爵又抢劫了黑泽尔的设备，带着它们到美国去。

**E.D.U** 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关公司。

**章鱼石油公司** 一家欧阳一飞的公司，控制世界的汽油。

**斯温多—克罗奇** 代表欧阳一飞利益的律师事务所。

丁加林 - 蔡斯 - 阿姆勃 以三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黑泽尔利用它陷害凌铠。

辛科 卡多尼尔一家细胞学设备公司。

J.G.巴本 一家制药公司,受欧阳一飞控制。



## 4

忍受一天一夜的煎熬,我抵达比雷埃夫斯。发现炸弹用完了,使我不禁大吃一惊。我不能炸掉那条渡船,消除我的踪迹,感到紧张不安。

我应该比往常更加老练狡猾。既然渡船已停泊,我就有时间动脑筋,考虑用情报人员的哪种技能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至少我已摆脱了天上先知的控制。希腊诸神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远在南方,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从这里经过。

混在人群当中,这是一个情报人员通常的行动规则。资于是随着旅客走回跳板,不料立刻有人奔来和我打招呼。

他认出我啦!我畏缩了。由于大家都在上岸,我欲退无路。那人伸出手时,我不禁战战兢兢。

他拿着一个包,要往我手里塞,嘴里叽叽喳喳说些什么。

我指望弄到炸弹,心想那包里如果装着炸弹的话,打开看看,一定是挺不错的。

我看了。

德拉克马!一个大包里都是德拉克马小票子,是他找给我的钱。

我匆匆离开渡船。

一部公共汽车送我到雅典。可是,这一回没有时间步行去游览文化古迹巴台农神殿了。我并不乏知识,但当务之急是换一换

衣服,以有助于遮掩行迹。

雅典的主要街道是现代化的,商铺林立。我迅速购买了雨衣、袜子、衬衫、领带、礼帽和一套服装,全是用德拉克马付的账。因为不是豪华衣物,花去的钱很有限。

我不敢住旅馆,他们要记下我的姓名和护照号码的。我叫一部出租汽车直奔飞机场,买了去纽约的单程票,用的也是德拉克马。机票减价,我还剩下不少德拉克马。

机场大厅里附设盥洗室,我走过去,脱掉老头的衣裳,由于无法处理,仍放到衣箱里。

我把叶在皮肤上的几只跳蚤抹掉,换上新衣服,又除去绷带和颞部浸湿的棉花。

我把枪都放进包里,包太满了,无法再装钱。我身边有 9.8 万美钞,还有 9.1 万土耳其里拉,全是小票子,剩下的 2.9 万德拉克马,也是小票子。多大的一捆!足以用来填褥子了。

我新买的衣物是装在两个大袋子里的。我就把钱塞进这两只袋子里。我要随身带着钱、机票和护照,其他东西都装在旅行包里,我再用皮带把它捆好。

我回到柜台,亮一亮伪造的阿拉伯联盟护照,在我行李上贴上外交标签,直接运往纽约。

登机还有一个小时。我悄悄穿过候机室,尽量不引人注意。这时装钱的一个袋子断了把手,我立刻抓住,不让它掉落在地面上。好险!要是土耳其里拉撒得满地皆是,岂不要暴露我的踪迹。真让我捏了把汗。

花了一些德拉克马，我买了一只大型的航空旅行袋。袋上印着“以色列航空”几个字。我挺狡猾。这样不会有人想到阿拉伯联盟的人会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鱼目混珠”，这是情报机构的一句名言。

在电话亭里，我把钞票装进新买的袋子里。我塞呀塞呀，几乎把袋子塞破了。等我装好了，拉链只能拉上一半。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听到登机的通知，我真舒了一口气。

我很快就要升空，把亚细亚、特洛伊、雅典、奥林匹斯留在身后了。

你一登上飞机就知道谁是顶头上司：欧阳一飞。他在世界上大多数航空公司内拥有大多数的控制股份，他的银行格拉布—曼哈顿拥有那些公司的抵押金，如果它们胆敢越出航线，就随时取消它们赎回权。我和欧阳一飞家族有故，可以放心升空了。

不过，总的说来，坐飞机旅行还是使人心领的。周围的乘客老是向这边伸手，朝那边伸臂，我多少有点认为他们在弄刀摸枪。就连空中小姐也突然地走动起来。

我仔细察看，原来他们在搔痒。

跳蚤！

啊，发现只是跳蚤的原故，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搔痒似乎成了一时的风气，连我自己也不觉尴尬地揭起痒来。

飞机上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在搔痒的过程中，突然用怀疑的目光瞅着我，使我吃惊不小。因我赤手

空拳,既无枪,也无炸弹。

在供应快餐时,我从盘子里悄悄地偷了一把塑料叉子。这又于很尖锐,有了叉子放在胸前口袋,可以大壮我的胆子。如有人认出我去报告机长,我随时准备向他戳去。

乘单程飞机花钱少,但不会很快把你送到目的地。在同一航线上碰到头等飞机总要让行,所以不免要延长时间。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抵达了纽约的约翰·F·肯尼迪机场。

凭着外交护照,我一下子就通过了。检查手提行李的海关人员——他坐在入境检查处的那个僵尸的对面——先看一看我,又有点奇怪地看一看我提的那只以色列航空袋,随后就让我过去了。我扭头瞧一下后面,看是否有联邦警察赶来抓我,可看到的是我身后的那些官员们都在搔痒。

我把跳蚤带到美国了!

美国居高临下的神也是欧阳一飞,所以我安然无虞了。

现在,我开始踏上复仇的道路!

## 5

我跟随着替我拿旅行包的搬运工到出租车停车处。

排在那里的第一部出租汽车的司机下车为我开门。司机是个矮胖子,脸上皱巴巴的,似乎没有前额,长眉遮住了眼睛。

搬运工把旅行包搁在背后的地面上,站在那儿伸手要钱。

我知道,我是身在美国了。

我要进车，搬运工挡住了路。我明白走不成了，除非付给他搬运费，不然他会报告机场的警方。警方与斯特拉斯堡的纳粹盖世太保总部经常联系，他们是在国际刑警组织指导下行动的。他们在南美洲有一个最大的电台，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线路抢在飞机抵达前电报通知抓人，抓的是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或者犯了罪还不足以参加他们组织的人。因此，只要我人在机场，就脱离不了危险。我决定给他小费。

因为我不想格拉布—曼哈顿机场休息室银行兑换里格和德拉克马从而彻底泄露秘密，所以我早先决定乘车到城里时代广场地区换钱。那里有不少兑钱公司，兑了钱就在那儿付出租汽车车费。这样一来，我现在身边并无小额美钞，当然我不想拿千元面额的美钞付小费——就是夸我的旅行包以至纠缠不休也不想付美钞。

我给他德拉克马。

他假装不知那是什么。

我给他里拉。

他也假装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假装在那航空袋里找别的钞票。我说：“我再没有别的钱了”

出租汽车司机走过来，伸手到我袋里摸钱。他盼到袋底有千元颜面的美钞，但闭口不言，转对搬运工说：“他真没有别的钞票了，走吧。”

搬运工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袋上的拉链拉上，还是由出租汽车司机帮助的。

“送我去时代广场。”我说。

我进了汽车。他开出停车处几码又停下，说：“等一下，我机子失灵了，我得给调度打个电话。”

他去了5分钟又回来。他的机子响了，呼叫73号车。这正是挂在驾驶座后面那个牌子上的号码。“该死的不响了，”他说，“我刚才告诉他，我的机子失灵了。”他关掉接收器。

他慢悠悠地把车子出开机场，向左转弯。指路牌上写的是布鲁克林和弗洛伊德·贝内特场。我们闲逛着。冷风吹进开着的车窗。我朝左边望去，见到了大洋或至少是海湾。

“嗨，”我对司机说，“你是不是开错路啦？”

“我走的是观光路线，”他说，“你是外国人，我想，你一定喜欢看一风景。我不额外收费，瞧，计程表坏了。”

实际上没有什么风景可看。寒冬还没转入春季，只能不时地看到灰蒙蒙、灰蒙蒙的水。

我们行驶在海岸林园路上，指路牌是这么说的。我们走得不快。另一块指路牌说：下站春溪公园。我们来到14号岔道，汽车转弯了。

确实没有什么风景，冬天的树木都枯了。牌子上都写着：公园关门。但是，司机却沿着弯弯曲曲的无人小路开去，左右两边只有荒地和光秃秃的树木。

突然间，一个树干啪地横倒在路面上，。一动不动地挡住出租

车。

司机来个紧急刹车。

3部摩托车也刹车停下，两部停在汽车前，一部停在汽车后。

3名骑摩托车的用大手帕横蒙住面部。

他们用枪指向汽车。

“扔掉你们的枪，”靠得最近的一名摩托车手说，“车里的客人都出来，别耍滑头！否则开枪！”一次拦车抢劫，我在电影里见过这类事情。可我手头没有枪！

我小心翼翼地爬出汽车，举起双手。

靠得最近的人下了摩托车朝我走过来，把我向后一推，手伸进车里，提出我那个装满钱的航空袋。

他朝袋里看了一眼。

他后退一步，把航空袋扔给了另一个人。随后又转身对着我，搜我的口袋，拿走我的钱包。他又搜另一只口袋，想抽出我的外交护照，可护照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我会给你的。”我说。我伸手向上，但不是取护照，而是拿叉子。

快如闪电，我抽出了叉子。

我用尽全力戳他的手背。

“他有武器！”他尖叫着说。

我躲闪到出租汽车下面。

枪响了，打中了汽车。

3部摩托车呼啸着。他们都走了。

出租汽车司机捂住肩肿。“这些该死的！”他说。

我马上钻进车，打开旅行包，取出贝雷塔手枪。

司机瞪着眼睛看枪。枪正指向他。

“开车追！”我命令道。“要快！”

“我不能开车了！”他呻吟着说，“我受伤啦！”

我跳下车，打开他的车门，把他往旁边一推，自己坐到驾驶座上。

准备开车了，开往哪儿呢？四处都无摩托车声，只有风在呼啸。

“他们去哪儿了？”我问司机。

他蜷缩在放行李的地方，就在驾驶座旁边。“我不知道。”

他呻吟着说。随后昏过去了。

盗贼都是不顾廉耻的，这一点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枪击了同伙，或许还给了他一个假的约会地点哩。

就我本人来说，我不能去警方报案。如果要司机对我讲些什么，有可能引我落进另一个圈套。

我坐在车里希望那3个劫匪再来，因为我已经有了枪。但是，他们回来干什么呢？他们已经抢走了我的钱包、一袋钞票和护照。

钱包里有各种信用卡，可我不能用信用卡，一亮出信用卡，借贷公司就知道我人在哪儿了。一伙歹人就要从世界各处向我扑来，用石头砸死我。

我不敢和慕林通话。

一想到回伊斯坦布尔，我脑门上就开涔涔的。



如果我找纽约警方,他们可能将我抓进去。

我人在美国,身无分文,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变卖。

现在还是冬季,如果睡在公园里,我想是不会活下来的。

等一等。

我知道哪儿有钱。

满满一保险箱的钱。

天色还早。

虽然情况可能危险,但我尚有一个地方可去。

啊,想到这地方,真要叫人毛骨悚然。可谁也不会猜到我要去那儿。

但不管怎么样,我要完成结果凌锐的使命!

我开动汽车了。

我开出春溪公园,在14号出口处,开离牙买加海湾,直向西北,穿过许多条街道,通过曼哈顿大桥,向右拐,到了弗兰克林·D. 罗斯福东道,再转弯驶向欧阳一飞市场。

我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悄悄地去辛琪小姐公寓。

## 6

我把车停在离平浪小姐公寓3个宅区的一条窄街上。刚过下午,我知道还有很多时间。

缺少炸弹是我的过错。真可惜,这次又没能用爆炸的方法遮掩我的踪迹。司机已躺在车内,血流得不多,但呼吸短促。他也活